

(上接 A01 版)

作为主演，王芳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——从少女潘达于一直演到老年潘达于。“最难的是演出少女的神态，50多岁的我怎么演也不对劲。”这是王芳觉得最痛苦的地方，青春已经流逝了，如何才能重现少女呢？“后来我观察剧团里的小姑娘，看她们平时是什么样子的，慢慢才找到了感觉。”

2018年1月下了一场全年最大的一场雪，就连学校都停课了。这一天，《国鼎魂》在苏州会议中心第一次公演，大雪没有阻止观众看戏的脚步。落幕之后，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同年的8月15日，苏剧《国鼎魂》作为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闭幕式大剧在北京精彩上演。在第二天举行的研讨会上，专家们认为这部戏在剧本、唱腔和表演上都堪称精品力作，有望成为叫得响、传得开、留得住的好戏。

盛誉之下，王芳无比清醒，她知道自己和苏剧都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她对苏剧的感情，和在舞台上用一生守护国宝的潘达于来一次心灵对话：“我又要变成你了，你坚持的守鼎之路走了八十多年，我所坚持的才走了一点点，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她所坚持的，正是抢救复兴苏剧的道路，也是她扛在身上的责任和担当。“相比复兴，我更喜欢用回归这个词。《国鼎魂》就像一个火种，点燃了苏剧濒临熄灭的火把。希望有一天，苏剧会像几十年前一样，真正回归到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。”



苏剧回归，只欠人才

文 / 本报记者 夏天 摄影 / 葛雷

“面向宝鼎深深拜，你我相守年复年。护鼎自有后来人，一脉相承继先贤……”舞台上，主人公潘达于保鼎、护鼎、献鼎，谱写了一曲为国护宝、九死不悔的“时代正气歌”。舞台下，是《国鼎魂》的主创团队历经三年，打磨修改22稿，演出超过80场的努力，以及对苏剧不变的坚守和传承。

在《国鼎魂》之前，年轻的苏州人，也许从未听说过苏州的地方剧种，苏剧。不少业界人士评价，《国鼎魂》标志着“苏剧归来”。只是，在“衣锦还乡”的背后，苏剧的“回归”依旧路漫漫其修远兮……

完以后大家特地点了小龙虾，想着一边吃小龙虾一边等好消息。结果小龙虾吃完了，好消息却没来。

对于王芳来说，那几天就像做梦一样。这个梦太美好，又有些仓促，仓促到他们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，就站到了文华大奖的颁奖舞台上。拿奖以后，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庆祝，又匆匆赶往南京，继续接下来的“高校巡演”。

“拿到文华奖是对我们之前工作的肯定和认可，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，还得靠我们自己。”《国鼎魂》的主创团队深知，一个奖项并不能让苏剧真正的“回归”，只有向更多人普及苏剧，让更多人爱上苏剧，才能让苏剧重新焕发生命力。

传统戏曲的现代表达

就在文华大奖颁奖前，他们在南京的一所高校演出。“那天舞台下只坐了稀稀拉拉几十个人，可能还没我们演职人员多，看上去挺惨的。”看到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，王芳说了一句话：“不管台下坐多少人，我们都要让所有来看的人不后悔。”

这是她对舞台的态度，也是《国鼎魂》对苏剧的尊重。《国鼎魂》从2016年筹备开排至今，前后历经三年，剧本修改22稿，演出八十多场。边演边改，不断打磨提升。“这是一个现代戏，我们在努力探索在传统苏剧的基础上，如何寻找现代的表达方式。”王芳说。

两位编剧，分别是上海越剧院原院长里莉和她的学生张裕。他们介绍，《国鼎魂》的创作过程，颇为艰辛。两人仔细爬梳了几十万字有关苏州“贵潘”以及大孟鼎、大克鼎的史料，之后又观摩大克鼎，实地踏勘“贵潘”府邸。“我们希望能与鼎对话，与那些守鼎、护鼎之人对话。渐渐地，潘达于、潘家裕、潘祖念、林本等一个个人物在我们的脑海里变得鲜活起来，他们想借助我们的笔端，要诉说、要抒发、想歌想哭，倾其毕生之悲痛。”

而如何将潘达于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浓缩在两个小时的舞台上，也让来自浙江省艺术职业学校的国家一级导演杨小青颇为头疼，为此她运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：“我们在舞台必须打破时空限制，充分发挥戏曲的假定性与灵动性，围绕主要事件，借鉴影视的蒙太奇手法，自由地不露痕迹地化入化出。”同时，舞美的呈现上，是虚实相间的。潘府正厅、攀古楼、大帅府的场景力求真实，反映出民国年间真实的潘府及大帅府。新娘的出现、潘达于孤寂清冷地在园中寻觅等场景，力求写意，时空变换自由灵动，甚至好几次潘达于突破时空，与自

己对话的场景。观众“有种像在看电影，又比电影更写意的感觉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现代的表现形式之外，《国鼎魂》一直在追寻潘达于这种守护和承诺的意义、当丈夫、公公、养子先后离自己而去，一个柔弱女子，怎能没有一丝犹豫？没有一点彷徨？潘达于有了一段近似“疯癫”的表达：“为什么你们都要走，为什么偏要我来守？这潘府空寂寂，冷清清，凄惶惶，战兢兢，我守不动，守不住，我再也不想守了！”

在王芳看来，此时的潘达于是有怨气的，这是她对现实的逃避，但在看到鼎的一瞬间，她就清醒了，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重担。

传统戏曲+现代表达，融合了这一曲为国护宝、九死不悔的“时代正气歌”，更是“文运同国运相牵，文脉与国脉相连”的动人写照。

苏剧“回归”面临人才断层

最近王芳很忙，忙着《国鼎魂》的“高校巡演”，忙着苏剧保护传习中心接下来的安排。问起接下来是否还有新剧安排，她叹了口气：“现在新剧创作最缺的是人。”

从最初两个人的主创团队到现在一百多人的演职团队，《国鼎魂》几乎凝聚了苏州苏、昆、锡剧行业内的所有人才。但是要排练新剧，就必须不断有新鲜的血液加入。而这是目前苏剧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。

“创作、舞美这些幕后人才都不缺，最缺的是能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人，断层特别厉害。”王芳说，苏昆行业目前活跃的是继、承、弘、扬四辈人。其中继字辈和承字辈的分别已经八十多岁和七十多岁，基本退出了舞台。弘字辈的就是王芳这一辈，最初有三十个人，她是最小的，目前只有三个人还活跃在苏昆剧的舞台上，扬字辈是目前的主力，但是人也不多。最可怕的是，扬字辈下面就直接遭遇断层。“三四十岁的青壮年演员几乎没有，只有二十多岁的小青年。”

王芳口中的小青年，都是这几年从戏校里招进来的毕业生，很多不是苏州人，要从发音开始从头学起。为了能让这些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，王芳到处找老师给他们上课，甚至把他们带到99岁的苏剧表演艺术家尹斯明老师的家里，一上就是两个小时的课。

“只有他们尽快的成熟起来，能顶上我们的班，苏剧才能谈得上真正的传承和回归。”王芳说。

【名词解释】

苏剧

苏剧前称“苏滩”，原名南词或对白南词，由南词、昆曲、花鼓滩簧合流衍变而成，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。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，和昆曲、苏州评弹并称为苏州艺坛“三朵花”，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苏滩剧目分为“前滩”“后滩”两大类，“前滩”的演唱剧目出自昆剧传奇，内容略加改编，以南词曲调演唱，即把昆曲典雅的词句通俗化。“后滩”曲目大多改编与创作自滩簧对子戏或民间说唱，内容大都表演市民生活，诙谐、滑稽、通俗。

苏滩曲调以“太平调”最为常用，其曲调清丽婉转、柔美典雅、富有变化，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情。苏滩的表演形式，为艺人素衣围桌坐唱的代言体戏文，既有别于宣叙体曲词的曲艺，也有别于舞台表演的戏曲，是苏州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演形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苏剧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产生了《花魁记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《五姑娘》等优秀剧目，在苏剧创始人蒋玉芳、庄再春、尹斯明、朱容等前辈精湛的技艺传承下，涌现出了众多“继”“承”字辈艺术家及“二度梅”得主王芳等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。

从未参加过“中国艺术节”比赛的苏剧一下拿了文华奖

回忆起参加文华奖的经历，《国鼎魂》主演王芳用“惊心动魄”来形容。5月19日晚，《国鼎魂》亮相上海浦东群星剧场，参加第十二届“中国艺术节”并冲击文华大奖。这一场演出，可谓《国鼎魂》公演八十多场以来最紧张的。

由于剧场比较小，在前一天的排练中，各种问题层出不穷。特别是布景，在转换的过程中卡住了好几次。整个团队一百多号人都陷入了焦虑中。“这是我们苏剧第一次正式参加‘中国艺术节’的比赛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只在‘中国艺术节’上进行过参演，但不参评，因此这次演出太重要了。”导演杨小青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她急的满头大汗。

从早上9点多到晚上12点多，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坚持着，核对每一个细节，重复每一个走位。那天晚上，王芳失眠了，脑子里全是《国鼎魂》的一幕一幕场景。打开手机，她刷到了化妆师发的一条朋友圈：“这是我入行以来，最紧张的一次演出。”她默默点了个赞。

跌倒了谷底必然会有反弹，第二天晚上的演出，出奇的好。“每一个卡点都很完美，几乎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。”而等真正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王芳早就忘了紧张。

好消息传来的时候，团队参加完“江苏戏曲名作高校巡演”刚从南京回到苏州。原本以为前一天就会收到消息，演出

为苏州广电提供遗失、招生等信息服务

办公地址

苏州广播电视报分类、中缝广告受理处
竹辉路天薇巷广电总台三号楼413室

咨询电话

69150508

遗失声明

●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遗失重要保险单证，单证号码：B01170133287362，声明作废。

●姓名：付昌侠 挂失太平人寿执业证 执业证编号：02000332050080002015004421

●姓名：江小俊 挂失太平人寿执业证 执业证编号：02000332050080002016097437

●姓名：杨洁 挂失太平人寿执业证 执业证编号：02000332050080002017019710

●姓名：朱方方 挂失太平人寿执业证 执业证编号：02000332050080002016075075